

杏花十里

王敏

从老年大学出来，我与朋友坐公交车回家，途经云龙山西麓时，被窗外那片粉白色的烟霞拦住了目光——十里杏花开了。于是，我和朋友做了一件在这个年纪说来有些任性的事：临时下车去看花。

走近了才看清，杏花的美不在绽放，而在半开。含苞的是深红，紧裹着花衣，像藏着什么心事；初开的是粉白，五片薄瓣微微外翻，露出淡黄的花蕊；再到绽放，便几乎是纯白的了，风一吹，花瓣如细雪般飘落。一树之上，深红、粉白、纯白参差交错，那是春天最懂分寸的用心。

山坡上，杏树林中早有赏花人。有人举着手机找角度，眼睛紧盯方寸屏幕，只为定格一瞬的粉白；有人却静立在花前，好像在倾听花语。三两稚童从树下跑过时带起的风，让落花的速度又快了一些。杏林边处，间或有一两株白玉兰开得端庄，红梅的颜色浓得近乎放肆，在一片粉白中显得格外惹眼。

云龙山西麓这片杏花，是彭城七里春季最诗意的景观。山是苏轼登过的山，湖是苏轼早期疏浚过的湖。900多年前，苏轼在这里写下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。一色杏花三十里，新郎君去马如飞”。那时的新郎君是赴京赶考的举子，今天的我们是寻常的退休老人。不知今日的看花人与古代的赏花者，在千年时空中是否有片刻重叠？只知这杏

花会年年如期而至，把古人和今人都揽进同一片粉白云霞里。

先秦时的杏花是高贵的。孔子讲学的地方叫杏坛，后人便以“杏坛”代指儒学。三国时的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，让病愈的人在山上种杏树，久而久之杏树成林，“杏林”从此成为医家的代称。直到今天患者感谢医生，还常说“杏林春暖”。

到了唐代，杏花又成了“及第花”。科举放榜在二月，正是杏花开时，新科进士要在杏园举行探花宴。那时读书人谁不盼着有朝一日能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？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南宋诗人陆游62岁这年奉诏入京，等待皇帝召见。一夜听雨，抑郁中有期待；深巷卖花，沉郁里又有亮色。短短十四个字，情绪转折几回，说不清是喜是悲，是希望还是暗淡。这大概就是人生真实的模样——复杂暧昧，无法一言以蔽之。

站在杏花下，我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。那满树的花苞与花朵，深红与粉白，不也像极了人生的两种状态？含苞的是未至的明天，藏着无限可能；盛放的是正在经历的此刻，美得真实而短暂。至于明天是开得更盛，还是被风吹落，谁又知道呢？

王安石晚年写过一首《北陂杏花》：“一陂春水

绕花身，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诗人借杏花明志，即便被吹落如雪，飘零水中，也胜过开在南边大马路上，最终被车马碾作尘土。这是文人的清高，也是人至暮年的选择——与其在喧嚣中磨损，不如在清静中完整。

我们这些从老年大学下课的人，大概也到了可以这样选择的年纪吧。

一阵风过，花瓣簌簌而下，落在肩头、发间。朋友伸手接住一片，笑说：“也算是杏花吹满头了。”是啊，虽不再是陌上年少，但还能被一场花开打动，还能因为一时兴起就下车来看花，这份心情或许比年少时更珍贵。回望来路，公交车早已过去几趟，但我们并不着急。这一片杏花，这满山的深红粉白，这一场不期而遇的春天，值得我们停下来，好好看一看。

十里杏花是彭城七里春的序章。它看过苏轼的醉意，听过古寺的钟声，邂逅过无数路人。今天，它又为我们这临时起意的看花人，开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午后的阳光给杏花染上一层暖金色，明天它们会开得更盛，然后慢慢飘落，化作春泥。但此刻，此刻刚刚好，不早不晚，不寒不暖，花看半开时，人倚栏杆迟。

这大概就是春天最好的馈赠：你原本只是路过，却意外地走进了画里。从春景一看客，转身成为春景——杏花十里卷中人。

东坡笔下的春

惠军明

说起苏东坡的春天，舌尖总是比眼睛先醒。那是初生野菜的微涩清甜，是泥土的腥气，还有几缕清亮油香混在一块，一种唇齿留香的滋味。这滋味叫“蓼茸蒿笋”，叫“春盘”，也叫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在黄州或更远的惠州、儋州，荒僻早春，料峭的风还裹挟着瘴疠，当时官场寒潮比自然更加刺骨。苏轼却总能从田埂上、江岸边，发现春天的信使。不是梅，不是柳，是一捧刚冒头的带露蒿笋，一把嫩得掐出水儿的蓼芽。洗净后在沸水里一焯，去了生涩，留了脆爽，码在粗陶盘里，淋上些自酿的土酒油醋。那便是他《浣溪沙》里津津乐道过的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”。午后的阳光薄薄地铺着，茶盏里浮着雪沫，眼前这盘青碧，就是他贬谪的整个春天。

这清欢二字，千斤重，又轻如鸿毛。须得尝过汴京城“玉酒泛云螭，兰肴陈绮席”的肥甘，领过宫廷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烜赫，然后命运急转直下，于蛮荒之地对着这盘至简至素的野蔬，方能发自肺腑品出那“清”字的真味。那不是清贫，是清透；不是寡淡，是淡泊里生命最原本的丰盈。春天的生机，不在姹紫嫣红的排场，在第一时间咬下蒿笋时，那略带辛辣的汁液里。职场的失意与人生的苦水，他都当成淬炼春盘的最后那点盐，恰到好处的咸，反而吊出了野菜深处甘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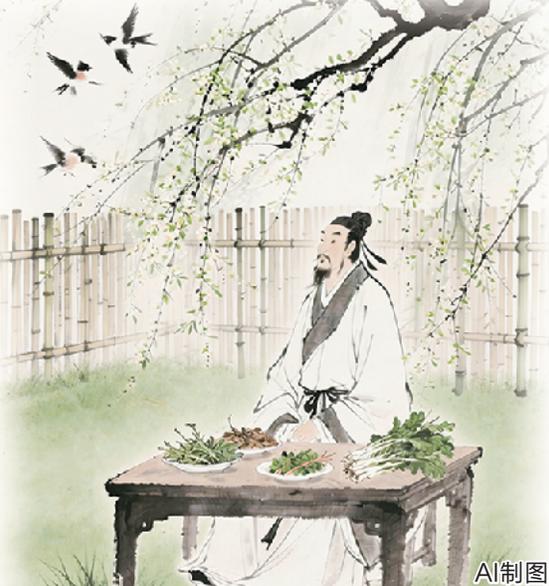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口腹的欢愉，更是精神的凯旋。他用吃这件顶顶俗常的事，接住天地、化解坎坷，把流放地过成桃花源。

于是，他笔下那些更正统的春景，也都带上了这般可亲可嚼的烟火气。他说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我们仿佛能看见他蹲在江边，眼巴巴望着那群优游的鸭子，心里盘算，这“先知”水暖的鸭要是炖汤，该多鲜美。他说“东风知我欲山行，吹断檐间积雨声”，那善解人意的东风，吹散阴霾，倒像一位殷勤老友，为他扫清去山野间寻觅新笋跟蕨菜的路。他眼里的春天，饱含食欲，是活泼泼的，

可以参与其中。莺飞草长，他看见的是“蓼蒿满地芦芽短”，是河豚欲上的致命诱惑，夜雨剪韭，他想到故人相对、灯火可亲，那新割的春韭，在齿间该是怎样的鲜嫩热辣。

这便是东坡的春天。他不耽溺伤春悲秋的窠臼，不空谈宇宙玄理。他将整个浩荡的春意，都收纳进一饮一啄的日常里。春天不是用来凭吊，是用来过的，是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，是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是饱吃惠州饭、细和渊明诗。他把文人那点精致愁绪，彻底拉回温暖的土地上。在他那里，春天最终成了一种味觉，一种触觉，一种实实在在通过肠胃抵达心灵的慰藉。

如今每逢早春，市场里见到第一把水灵灵的野蒿跟春笋，我总会买一束。回家学着古人法子，简单料理。咀嚼时，便觉得不只是与春天有了契约，更是跟九百年前那位困顿中大笑的食客，有了一次无声共餐。我这才明白，重要的不只是如何欣赏春天，更是如何将生命里凛冽或平淡的每一段光阴，都当成一盘独一无二的“春盘”，怀着一份郑重又欢喜的清欢之心，细细品尝下去。



AI制图

春到云龙湖

高晨焜

初春的彭城，风已温柔。我和家人一起漫步在云龙湖边，在一湖苏醒的碧水与满城新生的气息之中，我仿佛触摸到了季节轮回的脉搏，也看见了城市在春光里舒展的模样。

云龙湖此时已褪去冬日的萧瑟，被浅浅的绿意与初绽的花枝点缀得格外清新。湖面泛着细碎的银光，苏公塔静静伫立在云龙湖畔，塔影倒映在水中，时光在此刻仿佛被柔和地折叠。岸边，孩童奔跑着放飞纸鸢，年轻的身影踩着单车掠过，一家人坐在长椅上分享着食物与笑语……一种轻盈而明亮的生机，在湖光与春风间静静流淌。

步入沉水廊道，便踏入了一个静谧的蓝绿色梦境。廊道两侧的玻璃之外，湖水清澈，光影浮动，各色鱼儿悠游穿梭。岸边的水杉萌发出新绿，步道整洁延伸，直饮水设施触手可及。偶尔遇见的巡逻保安与志愿者脸上都带着笑意，让春日的漫步更加安心。

寒冬的痕迹正在消散。那些在此过冬的候鸟，在渐暖的风中掠过湖面，翅尖点起涟漪，鸣叫声清脆，为湖光添上跃动的音符，用身姿书写着自然的故事。

湖边的空地上，春日市集正热闹，不仅有传统的糖画、草编等，还有年轻人喜爱的文创手作。传统与新鲜在此碰撞，洋溢着活泼的朝气。若是夜晚来，或许还能遇上以湖为幕的《彭城风华》演出，光影流转间，千年彭城的故事在湖面上呈现，文脉在春夜里熠熠生辉。

走上云龙山观景台凭栏远眺，湖中的游船缓缓推开水纹，远处楼宇错落，高架与道路如脉络般延伸。这座曾经的工业重镇，如今青山环绕、湖城相依，人们在忙碌中暂缓脚步，走进这山水之间，感受四时之美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沉的城市温度？

春风送来阵阵梅香，清浅而持久。那是白梅，还是绿萼梅？它们总是最早报告春信。听说再过些日子，湖东路上玉兰、樱花、杏花便会次第开放，整条路将化成一条蜿蜒的花海，成为徐州最美的春日之路。

初春的云龙湖，是苏醒之湖，是生动之湖，也是一封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温柔诗篇。在这里，每一步都能踩到春的韵律与生活的欢愉。